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爲文

枚皐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說得是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

闔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說得是

木華字玄虛玄虛爲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後張融亦作海賦賦曰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

眺唯水與天、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鎭軍將軍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郎求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

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王隱晉書曰摯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衆坐廣譚虞不能對退虞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李生者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金谷詩叙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

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蘇紹字世嗣

年五十、爲首、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忻色時在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蘭亭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惓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

王右軍少重患二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右軍嘆曰癩何預盛

德事耶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閒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又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劉氏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征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

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羊孚作雪贊賦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姸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遒進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於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竝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

然成章不相揉雜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蹈知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義慶天奇之、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己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掌書記子頊敗照爲亂兵所殺

沈約每見筠文嗟咨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

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誂得可憐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遥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

時以爲文外獨絕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朓得父膏腴江淹有意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罷宣城郡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柳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王仁裕嘗為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

誰將腸胃灌江水沙石於今作篆文

梁簡文答新喻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

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絶則成詩皆可觀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庾信字子山新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信仕梁爲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元帝御

位求聘遂留長安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温子昇文章清婉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崔信明自誇其文謂過李伯藥一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出衆篇世翼一覽便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

而去、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謂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斿作急就章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不稱而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illegible]文則入自課應一文必三草十年後啓其

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名接取唯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辭氣已竭宋猶陡健舉

羣公對雪尚隆之日麵堆金井誰調湯餅是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

孟浩然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閒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絶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楊大年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讙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頃刻數千言門人疲於應命

京嘗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唐球居蜀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沈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晝會稽有靈徹語曰霅之晝能清秀越之徹洞氷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庚子李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燧

令耀皎然字清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二博物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竇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按秘書

妬伎言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孝標曰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卓吾子曰或出投刺門生未可知也或如祁秀之
徒惠明乎此必然是盧子幹然盧植實非惡人
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
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
至時果然年二十一研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
精算術遂去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
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
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
同異以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時涿郡盧子幹為

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栢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三捋

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僊名九館大夫羊為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饑而已

束晳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束氏晳博學多識元康中有人自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作難賦諸文文甚排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

者武西涼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律徵曰此錞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裴訥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即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

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卿皆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

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簟手自掣

取翕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張緒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緒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邉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賔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𠉀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

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

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郎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奥耳

奴猶如此何獨無人

徐鉉博通古今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

傅弘業等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㹫傅識之曰雖非㹫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别鼮鼠曼倩識騶虞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姦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凡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三談學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志為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遺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進

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亦有心也故
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
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好朋友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袁因起自贊
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
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有慙色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
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

得彼此俱暢、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是亦聰明可與言也、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於時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亦聰明未得旨

陸士衡入洛次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邁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是輔嗣士衡由此妙達玄理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窓前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illegible]談者幸遇士衡便得一夕之歡雞

祝世爲人無可談者誓作長鬚雞以洩其憤懣乃得入宋手置窗前快哉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只令鶴銜取鶴一一無差

袁藏機有三鳥犬類鶴每翔空而飛呼之即下令授人語故謂之傳語鳥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曰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啖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

閒故命駕爲剖析之術卽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
必無膏肓之疾

○○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
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
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
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
怪乎李溫陵曰周公樂令蘇子皆一偏之談推測
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無
不夢矣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

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死夢生夢苦夢樂、飛者夢於林、躍者夢於淵、夢固夢也、醒亦夢也、蓋無不是夢矣、誰能知其故乎、雖至聖至神、於此無逃避、夢中若問其因、亦當縮首卷舌、不敢出聲矣、善哉、衛玠、形神所不接之問也、使得遭遇達磨諸祖、豈不超然夢覺之關、而何止差疾已也、惜哉、好學而無其師、眞令人恨恨、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傳曰、道居會稽、晉哀帝欽其

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以爲然遂不行

躭名廢實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剡下更學醫術一日遣弟子過會稽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下因示語

攻難數十番、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理、孫麤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劉孝標曰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支道林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取其儁逸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

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僧意在瓦鑵寺中王苟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

從師每不終業遽明日吾今知眞師所在矣

雖是大話亦是一句話

徐文遠博通六經著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有所未見也

周顒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初潭集卷之十四

師友四

○一音樂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嗟夫學道亦若是矣學人者不至舍己者未盡及至海天一色四顧無依驚怔駭愕不能以已不可致思矧可晤語自然之音見矣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能無悲乎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飲比往客有彈琴者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告

主人主人自起追之中郎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中郎咲曰此足以當之矣

吳人燒桐以爨蔡邕聞火烈聲知是良木因裁爲琴而尾猶焦故時人名爲焦尾琴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獨坐彈琴夜分忽有客來詣與康語辭致清辯因琴而彈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傳於人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

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嵇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耻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絶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 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 眞輕薄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藏既無客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彥回與王彧謝莊等共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因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柳吳興惲時爲齊竟陵王法曹叅軍王有謝太傅鳴琴手授吳興吳興彈

爲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也在今辰矣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其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艷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而歌歌畢遂去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

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

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洛中董氏畜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松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

車豁輿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罷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攜琴而彈坐客莫

不自失隆茂宗因畫爲撥琴圖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番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宫聲往而不返帝果死江都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

○桓南郡作詩或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爲鼕鼕鼓有道人裴修戲爲詞曰遮莫鼕鼕鼓須傾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頹

○晉平公鑄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太常鈌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

元豐間命楊傑定樂傑欲銷王朴舊鍾詔不許令輔臣至太常按試傑令擇朴敝鍾陳之有樂工不平夜潛易去明日輔臣至傑厲聲曰朴鍾甚不諧使工扣之音韻更佳乃大沮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是也

劉越石為胡騎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胡笳賊皆流涕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去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堅如鐵石截爲笛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呼舡同載旣吹笛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也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

伏滔長笛賦叙曰予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者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眂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絶故歷代傳之而不幸折於孫綽妓之手惜哉

王子猷在渚下舊聞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太傅患之一日帝召桓子野飲命桓吹笛桓即為一弄放笛云臣於箏雖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臣有一奴善吹笛幷請召之帝善其調達乃令召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僉勳功不刊摧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喩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北人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袁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酒酣而歌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遂爲三絕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然則喪有挽歌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高帝召齊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

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杵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劉氏曰按莊子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横也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

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為賓鐵也措撿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如此

○二藝術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雞竿○

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淸朝子貢乘舟而至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

不善也象大獸也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瑕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

王早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赤白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早即入召家人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至果促上馬詣大武行宮時凉州未克也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

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亡之年淮流竭纍時王氏人物掃地矣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桑田水去墓數十里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蓍筮之卦

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奇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郭能脫王震厄而不能自脫日中厄何哉豈其可

脫與否一由數定公但能預知之者耶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題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果其題

○[illegible]處謙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

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會略六壬
遁甲俱無重責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
必有列士侯王在戶不寧曰某生時錢文穆王詣寧
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襁籍徘徊方去
○安定嵩眞明算術成帝時人眞常算其年壽七十三
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
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
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眞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
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

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不可校、此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也、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大笑曰、以卿善射、故以相試、遂出酒肉酬飲、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恭毋懷文

云此人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李覓爲常侍門下盧生語人曰據公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葬汴州歸舟破骨沉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因請連榻而寢覘嶠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暅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

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絶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眞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又有九層博山香爐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能運動

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棋

齊丁敬家無患枕贊云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無患木名程雅問櫨木曰無患何也曰昔有神巫曰淫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彈棊始自魏宮内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王仲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奕棊夜夜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

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可恨不載奴姓名
李納性卞急而酷嗜奕棋每下子極寬緩有時躁怒家人密以棋具置前便忻然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荀勗嘗在晉武帝座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廣漢楊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

馬若相去里許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王武子嘗乘一馬若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辥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駒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

目不足示也伯樂相馬經云馬生下當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闕筋堅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圓如蹵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安得不精

屯

楚王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致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逹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

處郎下手數雖多去兒遠甚矣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
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
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
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嘗行莫投
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
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兒下羊膋裹兒出其精妙
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

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未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旣起二年果卒

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吳廷紹獨謂當用楮

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來謝忽不見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

曰本來相迎許智藏至蜀必相苦奈何明夜俊又夢
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
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癎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薨

○三書畫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須時令
濕水經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郡人王
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始皇時官
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
而不至始皇怒令檻車傳送次仲首發於道化爲大

鳥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讐酒討錢足以滅之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能此藝襲與張芝相善故芝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崔瑗子玉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

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章草書精勁絶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人謂草聖芝之弟昶黄門侍郎今世云芝之草者多是昶作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創亦甚姸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苦求不與及誕死盜開其墓得之嘗日用

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厠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既下頭鬢皓然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故以蔡中郎殉葬也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書者執筆爲先真書者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甚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時王獻之爲吳興守見欣愛之嘗入縣見欣著新練裙晝寢遂書裙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云羊敬元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故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羊不 奉命元顯怒以爲後軍舍

人此職本用寒人羊意安恬不爲畢已

齊高帝善書謂王僧虔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梁江夏王鋒四歲即倚井欄爲書書滿洗去復更書晨興不拂窓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也

武帝雅重蕭子雲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後出爲東陽太守

百濟國使人來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望船三十餘步拜行而前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丁覘與智永同時世稱丁眞永草

僧懷素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烏彤謂之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矣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

經歲餘辭去形又曰草書竪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劒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竪牽之極眞卿微笑經歲不言懷素又辭去眞卿曰師竪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眞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定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

淵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懷素俗姓錢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書故鄉中號爲大錢師小錢師

米元章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書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〇如此好書安得不好凡事皆然靡不成者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

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備衣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傾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胡汲仲謂趙子昂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日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

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傾當孰勝已而披杞囊果是三百刺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

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此亦道人之一
敝也

○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甎類硯上題字
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
光獨孤貞節立甎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
瘞筆所在

○舒雅得海螺甚奇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
斑道人徃詩門下書林糙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
證發光地菩薩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故上下内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袤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虚實淸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

則雖非即此而可遙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是眞實語雅盡形容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眞以手彈之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

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一時執得

○白獺數頭常遊洛水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徐畫固精白獺畬嗜夫人亦然總不避死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

任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空廢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劒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好丹青曾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

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只得如此道亦畢竟是變化去也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留譜與人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卓吾子曰此答未善予因代答一轉語云與俗人看便是真俗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荆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之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

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閻立本善畫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虛得名耳明日再往曰猶近代佳手後日又再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

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吴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即令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吴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

坐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爲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名欲與相見一日聞知微在僧舍亟捐單騎請之知微即投閑道去後乖崖還朝路出劍閣逢一村童負筐迎於道左曰適一山人以書投我曰公所喜者畫也謹以爲獻公知是知微即問童子所在童子曰去已遠矣及馬知節來守成都與知微游處甚狎得其畫甚多馬解金帶贈孫孫

繫金帶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復出也

郭恕先仕於朝跅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忿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予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甍憑欄誰子空濛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初潭集卷之十四